

往事如昨

吃派饭

于心亮

注：吃派饭盛行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。那时农村很少有饭店，大队也不设招待所，更没有接待经费列支，于是就有了安排下乡干部或学校教师去社员家里吃派饭的做法。

吃派饭，其实也算不上什么老大的事，无非就是老师要来我家吃饭了。

我沉稳地走在路上，努力压制着要从怀里蹦出来的小心脏，感觉路上所有人都在看我，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羡慕和敬佩。我很享受这种感觉，背着手走回家，跟我妈说：“妈，告诉你件大事！”

我妈果然吓了一跳，这是我意料之中的。我妈在原地转了个圈，问我：“儿啊，啥时候？”我说：“明天。”我妈说：“好！”她像要跟人撕架似地攥着拳头，又转了两圈问我：“儿啊，做啥饭给老师吃啊？”我说：“老师说了，普通饭，咱做啥，他吃啥。”

于是我妈就魂不守舍了，她一会儿端起碗放下瓢，一会儿又忘了筷子掉了铲子……大姨来走亲戚或是二姑奶奶来串门，也没见我妈这样过。我说早上小米稀饭煮鸡蛋，晌午烙油饼炒芸豆，晚上包羊肉馅儿饺子。我妈狐疑地说：“怎么都是你爱吃的？”

那当然，我觉得好吃的肯定是好饭，老师也一定爱吃。

我叮嘱我妈稀饭要熬浓点，鸡蛋要煮多点，油饼要烙薄点，炒菜肉要肥点……叮嘱来叮嘱去，我妈就赶我走，说：“去去去，去打扫院子去！”然后我妈就开始擦锅台、刷柜子，把过年才舍得用的白瓷碗也摆了出来……

此时，胡同里的小伙伴探听到了消息，纷纷跑来看：“明天老师要来你家吃派饭吗？”我严肃地点头，然后把眼前的小脏脸挨个扫了一遍说：“这可是大事，你们要懂规矩，别给咱胡同丢脸，懂吗？”见小伙伴们纷纷点头，我又叮嘱一句：“回去都把狗拴起来！”

小伙伴们跑了。没多大工夫，邻居二婶就来到我家院里，问我妈：“听说老师要来你家吃派饭？”我妈装作漫不经心地说：“是啊，简单吃个饭儿，没啥。”“没啥？”二婶子羡慕地直撇嘴：“啥时候建国也能争口气，带老师来俺家吃派饭啊？”

我写完了作业，我妈在淘米。我冲完凉了，我妈在择菜。我跟黑狗说完悄悄话，我妈在揉面……反正直到我挂上蚊帐要睡了，我妈还在洗洗涮涮。我做了个梦，梦见我领着老师来到我家，老师端着饭碗说，好吃好吃，还对我妈说：“你家孩

子啊，是个好学生！”

第二天早上，我早就爬了起来。我妈熬了浓浓的小米稀饭，煮了半锅鸡蛋，烙了一大摞油饼，炒了两大盘子全是肉的菜……我带着黑狗跑去学校喊老师。可我喊遍了整个校园，也没看见老师。我以为老师去我家了，赶紧又跑回家，还是没看见老师！

老师不见了。都过上课时间了，我们才知道老师家里有事，离开了。

我们见怪不怪，老师不声不响连夜离开我们这个偏僻的小村庄，那是常有的事情。伙伴们背着书包零零散散地回家了，唯独我心里特难受。我想着我妈那熬得浓浓的小米稀饭、那半锅煮熟的全是双黄的鸡蛋、那一大摞喷喷香的葱油饼、那两大盘子全是肉的炒菜……

突然，我很很想哭！

过了些日子，老师回来了，跟我们道歉说家里的急事处理完了，以后再也不会走了。老师还特意塞给我五毛钱，说是那天的饭钱。我死活不要，直到老师说这是命令，我才委屈地拿着钱。我想跟老师说，我不想要钱，只要你去俺家吃派饭。可就是张不开嘴。

但老师要去建国家吃派饭了。我知道后心里分外难受。我去二婶家找建国玩，建国兴奋地说他爸钓了六条鲫鱼，要熬鲫鱼汤给老师喝。我就跟建国进屋看鲫鱼，还瞅见他家的灶台上放着一卷钱，我没在意，心思放在看鲫鱼上，想着他们要给老师喝的鲫鱼汤。

过了一会，二婶打外头回来了，瞅见灶台上那一卷钱，脸色顿时一变，眼神警惕地瞄了我一眼，随后“嗖”地把钱拿起来揣裤兜里去了。我心里更加难受起来，我不看建国他爸钓的六条鲫鱼了，扭头回家。建国在后头喊我，我也权当没听见。

我不再去关心老师去没去建国家吃派饭，也不再去建国家玩了。见了二婶子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喊她二婶子了，连正眼我都不瞅她一眼。她就是来我家，我也像没瞅见一样。我妈让我叫二婶子，我连哼都不哼一声。二婶子很是奇怪，当成笑话说给我妈听。

我妈来问我。我说二婶子小看人，一边说一边委屈地掉眼泪。

我妈听了没有笑，她摸摸我的头说：“儿啊，这件事老大，你应该生气！”我听了心里熨帖了许多。但我妈又说：“儿啊，做人要有志气，但不能太小气。”看到我懵懂的样子，我妈继续说：“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为这么一件事老怀恨在心，你还是个男娃子吗？”

从此以后，瞧见二婶子，我开口叫她了。二婶子看见我格外热情，我猜测是从我妈那里探听到了原因。有一天我放学回家，遇见二婶子脸色蜡黄地蹲在街门口，她要我帮忙去喊建国他爸回来。我先跑回家告诉了我妈，然后又一路飞奔跑去田里喊建国他爸。

二婶子住院了。我妈带着我去医院看望，二婶子直夸奖我，说我懂事儿，这次幸亏了我，边说边拿苹果给我。我坚决不要，直往我妈身后躲。二婶子眼圈儿红了，说：“老师吃派饭那天婶子做得不对，伤大侄儿心了……”我忙接过苹果，抱在怀里，不由地呜呜哭了起来。

流年记

学骑车

刘卫东

每天清晨，我打开二楼阳台的窗户，总能看到这样一幕：一个五岁的小男孩，在车库前的路上骑着自行车转圈。看着他歪歪扭扭的样子，真怕他摔倒了，但每次他都是有惊无险，继续歪歪扭扭地转圈。哦！我看清楚了，那辆自行车除了前后两个主轮，在后轮的两侧还有两个辅助轮。

这自行车的设计真是太人性化了，骑这种带着辅助轮的车子，怎么会摔倒呢？五岁的孩子不用学就能骑车了，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我童年学骑自行车的情景。

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，人们在生活中喜欢谈论“三大件”：手表、缝纫机、自行车。在那个年代，如果哪家凑齐了这三大件，那这家的主人一定身价倍增。

那时，我们住在火车站旁边的外贸大杂院，我爸在附近的土产公司上班。后来，我爸调到五公里外的城里上班，单位就给我爸配置了一辆半旧的公用自行车上下班。

骑着公车总是不太自在，我爸就想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。他费尽周折，终于弄到一张“大金鹿”自行车的车票。那天，当我爸骑着崭新的“大金鹿”进了大杂院的时候，人们不约而同地投来艳羡的目光，有家庭主妇“啧啧”有声，说：“你看人家老刘家，都骑上‘大金鹿’了！”我们兄弟也前呼后拥地去迎接，我兴奋地摸摸这儿、触触那儿，不小心搵到了车铃，叮铃铃，清脆悦耳。“小心点，别划了！”我爸连声嘱咐。

这辆自行车从此成了我爸专门的交通工具，这也是我家最为上档次的物件。我爸休班的时候，这辆车就闲置在家里没人动，因为我们都不会骑。

后来，大杂院里很多人家都有自行车了，有“大金鹿”“凤凰”“飞鸽”“永久”等。不知道是谁带的头，我们这帮半大小子们兴起了一股学骑自行车的风潮。那一年我十三岁，就在大杂院那条南北主路上，开始学骑自行车。

我爸把车座落矮了一些，帮我推出来，一再嘱咐我：“可别摔着。”

学自行车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不摔跤是不可能的。学车的程序，我们好像无师自通。开始，先学溜车，这是第一步，就是两手握住车把，一只脚踩住脚踏板，一只脚用力蹬地，产生动力，车就往前溜了。起初，我那只蹬地面的脚稍微抬起，就得放下，不敢在空中停很长时间，就这样也摔了不少跤。还是我妈有办法，她拿一根长长的木棍，横着绑在后货架上，即便是摔了，木棍也能撑在地面，车不至于倒下。那根木棍，就像现在的童车上那两个辅助轮一样。这个法子还真管用，大大增强了我学车的胆量。三四天的工夫，我就可以把车溜很长时间了，甚至还能跷起脚来摆个造型，真像是飞起来一样。

后来，我慢慢地敢往车座上抡腿了，这是第二步。我妈说：“把那根棍子撤了吧，我给你扶着后货架，你慢慢骑。”我反复练习着。某个时候，我悄悄地松了手，我浑然不知，继续骑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我妈说：“我早就松手了，你学会了。”“真的？”我有些不太相信，又试了一遍，我真的学会骑自行车了！

当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拥有了一辆属于我自己的自行车，想什么时候骑就什么时候骑，我成了追风少年。这个梦一做就是五年，直到我十八岁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后，这个梦才成为现实。

我骑着心爱的自行车，像我爸那样上班了。

